

習主席支持創科興港 引領香港轉型

習主席對在港兩院院士來信的重要指示，其意義首先是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同時表明中央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重心仍然是加快香港自身的發展，而不是將香港的人和產業向內地轉移。多年來，香港過於依賴傳統產業，經濟轉型舉步維艱。香港應該抓住習主席指示的重大契機，全面推動香港的產業發展，加快經濟轉型，帶動經濟民生，為年輕人開拓空間，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24名在港兩院院士來信的重要指示，在香港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和廣泛重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香港產業基礎狹窄，經濟轉型舉步維艱。習主席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實現創科興港，讓港人看到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美好前景。

中央支持香港加快發展創新科技

習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香港「經濟發展也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香港作為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經濟結構長期過分偏重於傳統的金融、貿易物流、旅遊等行業，創新科技發展明顯落後，導致增長乏力，轉型維艱，一遇到外圍環境波動，香港經濟就面臨嚴重困境，也對青年人的發展造成了障礙。

當今世界，創新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已成為多個國家和地區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和保持經濟活力的新模式。以新加坡政府為例，他們着重官產研緊密合作，政府發揮引領作用。2015年，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產值僅佔GDP的0.7%，新加坡則有2.4%。多年來，通過政府的引領、推動和協調，新加坡在運用創

新科技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比香港走前了很多步。現在，中央大力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引領香港擺脫過分依賴幾個傳統優勢產業的局面，加快向高科技、高增值經濟發展的步伐，有利香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令產業佈局合理化，促進經濟基礎擴大，為改善民生和青年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大灣區是香港創科支持平台

香港創新優勢突出，基礎科研水平相當高，青年思維開闊，創意無限，但本地市場狹小，產學研之間的協作又未打通，未能確立自身的產業鏈，形成「上游強下游弱」的創科發展困局。國家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不僅創科研發得到有力的資金支持，而且產品可透過與大灣區城市的協同創新和產業化技術對接，有利讓香港形成創科產業鏈，把源源不絕的香港創意概念推出海內外市場。具體來說，大灣區作為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重要支持平台，可以體現在如下四方面：第一，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6年大灣區人口達到6,800萬，經濟總量有13,400億美元，超越東京灣的13,000億，成為僅次於紐約灣的灣區。這是比香港大近十倍的市場，也是進入全國13億人口市場的跳板。第二，深圳已發展成全國科研與創新產業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被喻為「中國

矽谷」，是香港推動創科產業化發展的重要夥伴。第三，廣東省產業體系完備，東莞、佛山、中山製造業豐富多元，是全球經濟實力雄厚的世界工廠，可成為創科產業的製造業中心，配合香港的創科企業將創新意念量產化。第四，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相繼通車，蓮塘口岸開通，香港與整個大灣區距離縮短至「一小時生活圈」內，大大便利研發者、企業廠商來往兩地經營產業，加上大灣區擁有全球最密集的機場群和港口群，更為產品銷售提供重要的交通物流配套，讓香港的科研成果通過大灣區輻射至全國以至全世界。

中央政策重心是促進香港自身發展

習主席指出，「一國兩制」構思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的方式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另一方面就是為了促進香港發展，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中央對港政策的重心是促進香港發展，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國兩制」成功的具體表現。習主席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表明中央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重心仍然是促進香港發展，以帶動經濟、改善民生，並發揮香港的優勢貢獻國家。有些人認為參與大灣區建設就是香港人和香港的產業向珠三角城市轉移，這顯然是一種誤解。

為官避事退縮 只會令香港停滯不前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去信反映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等問題，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建設科技強國貢獻力量，並要求堅決迅速做好貫徹落實工作。

中央的支持，將會為香港創科發展注入新動力。但是，特區政府不能只靠國家，而忽視自身問題，在發展創科上更應該發揮更大的主動性。須知，「蘇州過後無艇搭」，香港不可以再錯失良機。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該認真學習習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創科發展上走在最前線，能夠頂住壓力，帶領民間力量共同發展，這樣才能在創科上有發展，才能真正推動香港整體向前邁進。

政府對民間力量缺乏支持

上周，筆者組織牽頭匯豐公益和漢能薄膜發電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協議，利用太陽能薄膜技術，在新界建立十個太陽能發電示範點，推動太陽能發電計劃更好落地實施，雖然沒有得到特區政府的實質支持，但筆者爭取在六至八月期間，完成建造示範點計劃。然而，推動太陽能發電計劃僅靠民間力量是遠遠不夠的，筆者上周撰文也提到，應以政府為頭，商業為尾，中間還需要NGO（非政府組織）的牽頭，這樣三方合作才能有效推動政策更好落地。

三方合作，缺一不可，而政府的龍頭作用最為重要，應大力支持民間力量。仍以太陽能發電計劃為例，值得肯定的是，實施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是有瞻遠見的好政策，然而，政策再好，也不能認為制定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不管不問，放任民間自生自滅，政府持續地大力推動是必不可少的。

澳門的例子就值得引以為戒，自2015年起，澳門推出上網電價，10千瓦以下的太陽能光伏系統每度電收購價高達4.8澳門幣，收購價並不低，但市民反應極差，政策推出3年後只有10宗申請個案，當中只有1宗是私人樓宇。主要原因就是由於配套不足，支持力度不夠，令政策「離地」，得不到市民的認可。

推行太陽能發電計劃並非小事，和創新科技密切相關，一旦可再生能源市場得到發展，定會有助於培養新技術人才，年輕人還可以成立創科企業，持續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但如果政府放任不管，或是支持力度不夠，那麼太陽能發電計劃自然難以推進，更談不上帶領相關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推動創科不應避事退縮

讓人更不能理解的是，政府高官強調一早就知悉在港科學家致信中央領導人的事，從去年6月至今已有近一年的時間，政府卻未見有任何行動和表示，令人不禁感到遺憾。現時政府在發展創科中總給人「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缺乏行動力，進而坐失時機，蹉跎歲月。

事實上，特區政府早於1998年就公佈首份「數碼21新紀元」諮詢科技策略，對科技發展提出建議，可惜後來發展停滯不前。雖然近年有創科局成立等政策出台，投放大量資源，設立資助項目等，但是始終無法做出令業界滿意的成績，相關產業未見有較大改變，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香港雖小，但是科技基礎並不弱，更有多所國際上領先的高等院校，可謂是人才濟濟，再加上背靠內地市場，香港完全有能力發展好創新科技。之所以現在毫無起色，筆者認為，責任在於特區政府，政府「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的思想守財奴的作風，只會令香港停滯不前，辜負中央的一片好意。

習主席的重要批示，是想香港所想，急香港所急，希望將香港納入全國一盤棋，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科技。香港再不奮起直追，繼續「雷聲大雨點小」，不僅創科難以發展，香港也難以看到發展的希望。

「為官避事平生恥」，特區政府的不作為已經嚴重阻礙了創科的發展。筆者認為，只有行動最為實際，一旦講了就當做受，特區政府應拿出魄力，付諸行動，讓本港科技界藉着中央的支持走出困境。同時，筆者也希望未來特區政府能夠真正落實習主席的重要批示精神，能給民間力量多一些支持，共同推動香港創科發展持續向前。

香港人的「母語」

穆家駿 中學教師



語言在社會當中的功用，除了簡單的日常生活交流之外，在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同時也是一種族群的文化認同。近日，有反對派議員在議會中挑起「母語」爭議和香港人身份的關係，筆者試圖從香港語言史的角度來解構這個「母語」的假命題。

「母語」的定義根本毫無疑問就是一個人出生之後最早學習、掌握的語言。香港自古以來都有人類居住，自秦朝南平百越開始，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當然遠古時期的語言因為缺乏錄音設備，今天大概只能知道廣東話（實際上應為廣州話或廣府話，因為廣東省其實還有不少地方的方言或口音，而今天我們所講的廣東話主要源於省城的口音，此文將以廣州話作為粵語的正統）與唐宋時期的古音比較相近而已，因為偏處南方的原因，比較少受到邊疆民族的語言影響，所以我們今天用廣州話來朗誦唐詩宋詞會更容易感受到古代詩詞的韻腳和音調等等。

回到近代，廣州話成為香港大部分民眾通用的語言只是得益於上世紀50年代末麗的電視的開台，以及60年代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創立，香港開始了免費電視時代，因為節目多以廣州話作為主要媒介，因此才奠定了其作為主流語言的地位。不過留意，這只是講社會上「主流通用語言」而已，而不是「母語」！

比如現在內地是以普通話為通用語言，但也未必是所有中國人的母語一樣！

記得最近網上流傳一段1965年的電視片段《恩義難忘》，富家女扮只懂潮州話交流而令只懂廣州話的富家子弟歸興而回。正正反映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廣州話「霸權」開始建立的同時，香港還有其他主要「母語」的存在。

說實話，香港人口雖然以中國人為主，社會上以廣州話基本通行，但根據統計處2015年的資料顯示，香港居民的母語只有88.1%為廣州話，還有3.9%以普通話以及3.7%以其他中國方言作為母語，還未計算其他少數族裔，包括其他以英語、其他歐洲語言、烏爾都語（巴基斯坦裔）、泰語等等。

香港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兩文三語作為通用語言（皆因三者作為香港基礎教育必讀的語言），語言的作用能夠達至有效溝通不就是最終目的嗎？如果單單以廣州話作為香港人單一的母語，豈不是在文化認同上將其他一切以其他語言作為母語的人士排除在外？難道那些以其他語言作為母語，但同時掌握廣州話作為其第二或第三語言的香港少數族裔就不是香港人？

今時今日，反對派議員過分地將廣州話放於文化認同上，而且更將其極端化為香港人「母語」，對社會上有任何益處呢？因此筆者認為「母語」這個假命題從來都不具有爭議性，更不應讓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以「母語」作為挑撥離間的話題！

黎智英力保「爛仔峯」 民主黨跪低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就「爛仔峯」（許智峯）「瘋搶手機」事件由委員會進行調查，早前表明會嚴正處理許智峯的民主黨，卻突然轉軸，放風指考慮無限期押後對其進行紀律聆訊。至於所謂凍結黨籍的懲罰更是名不符實，「爛仔峯」不但可以繼續參與民主黨的會議，更可以在宣傳品上繼續沿用民主黨的招牌。這樣的凍結黨籍根本就是做戲，是愚弄市民，反映民主黨根本志在偏私護短。

何以民主黨要「死撐」「爛仔峯」？原來又是「金主」發功，黎智英一向視許智峯為民主黨下一代接班人選，上屆立法會選舉時已經不避嫌地拍片力撐，對他肉麻讚譽。在「瘋搶手機」事件後，民主黨初時怯於民意壓力，本來也不敢過度袒護，至少還要裝模作樣地譴責一番，一些元老甚至發言指他應該退黨退席謝罪。但不旋踵，有關聲音便被「消音」，民主黨批評「爛仔峯」的聲音完全消失，反而一面倒「官撐」，指他罪不至死，不用辭職云云，當中何以出現這樣的轉變？正是由於「金主」的一錘定音。

在「爛仔峯」被輿論猛烈攻擊之時，剛重新接任宣傳部主席的黎智英就發動《蘋果日報》全力支持「爛仔峯」，更為他提供頭版專訪為他的惡行塗脂抹粉。黎智英身為傳媒老闆更撰文，聲稱「許智峯為了抵抗不正常的陰謀，沒想好策略行事，犯的是年輕人疾惡如仇的衝動，出發點是對的，但行為是錯的」。黎智英公開撰文力撐「爛仔峯」，不是寫給公眾看的，而是寫給反對派政客看的，等如是告訴他們，我黎智英是支持「爛仔峯」的，他的出發點是正確的，因此，反對派必須支持他，不能落井下石，更不能支持譴責動議。在黎智英下達動員令之後，反對派政客隨即乖乖歸隊，再也沒有批評「爛仔峯」的聲音，連劉慧卿也不敢再多言，民主黨更計劃停止紀律聆訊，這些都是為「放生」「爛仔峯」鋪路。民主黨及反對派政客再一次在「金主」吹糠之下，齊齊跪低。

黎智英對「爛仔峯」另眼相看，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早已對老一輩的反對派政客看不過眼，認為他們沒有幹勁，只懂抱殘守缺，搞不出新局面，於是對反對派的激進新一代寄予厚望，上屆立法會選舉黎智英支持的是誰？不就是「冒牌廉政權威」林卓廷、「爛仔



多個團體不滿許智峯搶手機，早前到立法會抗議。

峯」之流。對黎智英而言，將反對派一代新人換舊人，也有利於其掌控。眼見「爛仔峯」在醜聞中四面楚歌，一些反對派政客甚至乘機加上一腳，自然令黎智英心急如焚，於是連遮醜布也除下，明火執仗地撰文向反對派政客下指導棋，要求他們不論任何代價都要「死撐」「爛仔峯」。最終在「金主」面前民主黨立即腳軟跪低，要大力袒護「爛仔峯」，反對譴責動議，力保其議席，否則如何向「金主」交代？至於所謂議員的操守道德、民主黨的黨紀律，與「金主」相比自然微不足道，這樣的民主黨不但可惡，更是可恥可憐。

反對派「死撐」「爛仔峯」，固然可以最終否決立法會的譴責動議，但他們可以影響執法部門的檢控嗎？可以控制法庭的判刑嗎？如果法庭判處「爛仔峯」罪成並入獄超過1個月，就算這次譴責動議被否決，立法會也可在法庭判決後再次提出譴責動議，屆時針對的將是基本法79條第6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1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由於法庭已經裁定其罪成，民主黨及其他反對派政客如果再不否決，就是公然挑戰香港司法，就算得到「金主」歡心，也將失去民心，輸得更慘。

多管齊下拆除升降機「安全炸彈」

梁文廣 經民聯深水埗區議員

繼上月荃灣海灣花園發生升降機衝頂事故後，上水名都早前又發生升降機奪命事故。有報道指機電工程署正研究推出基金，資助業主更換零件改善升降機安全，長遠考慮強制淘汰汰某個機齡以上的升降機。

接連有兩年檢不久的升降機發生嚴重事故，不但反映管理公司、保養承辦商疏忽責任，檢測不嚴謹，更暴露本港不少升降機日趨老化，潛藏巨大風險。消除升降機隱患，不但業主有責，政府也有責任，政府設立基金支援業主更換零件，有助消除升降機隱患，保障市民安全。同時，政府也應研究立法強制更換最高使用年限的升降機，修訂現行的保養維修指引，把所有涉及升降機安全的项目包括控制線路、煞掣裝置等，都列入定期檢查範圍，並針對目前維修人員嚴重不足的問題，加快培訓，多管齊下拆除升降機「安全炸彈」。

過去本港的升降機事故主要由於老化及日久失修，但海灣花園以及這次上水名都的出事升降機，並無違規失修，相反是依足規定進行年檢和例行檢查，何以卻在檢查後不旋踵就出事？當中明顯反映目前的升降機年檢制度存在漏洞。有業內人士就指出，由於香港維修升降機的人員不足，機電署的註冊工程人員僅有5,400多名，工程師340多名，人手捉襟見肘，不少公司規定員工每日為七八部升降機保養，保養維修時間緊絀，導致年檢往往未能全部檢查所有部件，只能夠就主要的結構作出檢測，自然難以發現一些潛藏的問題。接二連三的事故敲響了香港升降機的安全警號，當局

必須全盤檢視目前的監管機制，並且通過立法強制維修公司必須檢測所有升降機部件，否則需負上刑責。

機電署資料顯示，現時全港約有6萬部升降機。隨着本港樓宇老化，這些升降機不少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荃灣和上水兩宗慘劇的涉事升降機約使用了30年左右，尚且發生如此致命事故，大批幾十年機齡的舊樓，其升降機存在的風險更加令人憂慮。與大型的私人屋苑不同，這些舊樓不但保養欠佳，而且更換升降機費用動輒過百萬元，舊樓的法團、居民實在難以負擔，最終很多時候唯有得過且過，令風險不斷增大。

當局應該汲取血的教訓，不但要全面檢查舊樓的升降機安全，更應支持舊樓業主更換升降機。雖然，業主有責任為自己的物業安全負責，但現實上大批舊樓業主確實沒有能力處理，如果一味將責任推給業主，只會令升降機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當局設立專項基金提供免息貸款或資助，讓符合一定樓齡及條件的業主申請，作為維修以至更換升降機之用，有助對症下藥消除升降機隱患。同時，可以擴大樓宇更新大行動的申領範圍，將維修及更換升降機包括其中，並且將申請樓齡門檻降低，讓更多舊樓符合申請資格。

香港的舊區潛藏大量安全隱患，由於各種不同原因，單憑業主自發處理，只會令有關安全問題曠日持久都未能解決。保障舊樓升降機安全關係人命，政府必須承擔責任，為業主提供支援，並且加快培訓維修人員，加強維修工程監管，為市民拆除升降機「安全炸彈」。